



GOGGLE-EYES

# 金鱼眼叔叔

[英] 安妮·范恩 著 高楠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

JINYUYAN SHUSHU

# 金鱼眼叔叔

[英] 安妮·范恩 著 高楠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桂图登字: 20-2012-064

---

Copyright © 1989 by Anne Fin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鱼眼叔叔/(英)范恩著;高楠译.—南宁:接力出版社,2013.8  
(安妮·范恩大奖小说)

书名原文:Goggle-eyes

ISBN 978-7-5448-3089-8

I. ①金… II. ①范… ②高…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  
现代 IV. ①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0420号

---

责任编辑:任国芳 美术编辑:朱琳 版权联络:谢逢蓓

责任校对:刘会乔 责任监印:陈嘉智 媒介主理:石璐

社长:黄俭 总编辑:白冰

出版发行:接力出版社 社址: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530022

电话:010-65546561(发行部) 传真:010-65545210(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E-mail:jieli@jielibook.com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制: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880毫米×1250毫米 1/32 印张:5.5 字数:105千字

版次:2013年8月第1版 印次: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 001—10 000册 定价:18.8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010-65545440 0771-5863291

## 目 录



1. 海伦出事了 /1
2. 初见“金鱼眼” /19
3. 我恨“金鱼眼” /40
4. 忍不住大哭一场 /58
5. 潜艇基地之行 /84
6. 妈妈被带去了警察局 /105
7. “金鱼眼”走了 /128
8. 完美的结局 /150

## 1. 海伦出事了

海伦今天到学校来的时候情绪糟得没法更糟了。她看起来很古怪，眼睛又红又肿。她不愿跟任何人说话，而如果有人跟她说说话，她就一耸肩膀转身不理人。她趴在课桌上，用胳膊埋住了头，等着第一遍上课铃响起。

“出什么事了吗？”

她闷声闷气地说：“没有！”

“怎么了，海伦？”

“没事儿！”

她抬起头来，几乎是咬牙切齿地愤愤说道。我们有一点儿震惊。通常情况下，她可是我们班上最最温和的人了。一定是出了什么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而且看得出来，卢佩太太进了教室看到她以后也是这么认为的。

“怎么了，海伦？发生什么事了吗？”

又是闷声闷气的一句：“没有！”

她连头都没抬起来，也没试图让自己说话的语气哪怕有一丁点儿礼貌。

卢佩太太看了看我们其他所有人。

因为海伦埋头趴在课桌上，什么也看不到，她便做出一副“有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表情，而我们全都连连摇头，耸了耸肩。

第一遍铃声响了。

“请大家都坐好，”卢佩太太说，“点名。”花名册里塞着一张纸条，是从办公室拿来的。她把那纸条从信封里抽出来，读完以后，脸上的神情有点儿古怪，朝海伦看了一眼。然后她便拿起了笔。

“报数！”

“一。”安娜·阿特丽叫道。“二。”莉拉·阿西姆喊道。我们就是这样点名的。这是卢佩太太想出来的一个节省时间的好办法。每个人都按照姓名的首字母编了号，然后我们就每天从一到二十四报一遍数。我是二十二号。

“十八。”“十九。”“二十。”

没有声音。

（海伦是二十一号。）

通常卢佩太太是不会大惊小怪的。如果因为某个同学在拼

命赶着写昨晚的作业，或是忙着找什么掉在地上的东西而在报数时有点儿耽搁，她就会抬眼看一下他们是否在那儿，然后她自己把那数字说一下，我们就继续报数了。可这次她没有这样做。

“二十一号呢？”

每个人都朝海伦望去，而她还在试图把自己埋在课桌里。

“指挥部呼叫二十一号。”卢佩太太说道。

她紧紧盯着海伦。“我知道你在那儿，二十一号。请你对我说话。”

没有声音。这会儿我们全都在看她了。若是海伦·约翰斯顿的举止如此不可理喻，那一定是出了大问题了。

卢佩太太等了她一会儿，然后说：

“说话好吗？……宝贝，宝贝，说话好吗？……”

“哦，闭嘴！”海伦令人大吃一惊地跳了起来，往后一推椅子，椅子腿在地板上发出了刺耳的摩擦声。她抬起课桌盖子，又重重地把它摔合上，桌上的笔都震得四处乱飞。“看在老天的分上，别管我！”

她冲到教室门口，猛地把门拽开，又重重地一摔门，跑了出去。在她身后，那扇门摇晃个不停。

所有人都呆呆地看着。

“好了！”过了一会儿，卢佩太太懊丧地说，“我处理得真

的很不错啊，不是吗？”

她看起来被惊得不轻。

“那不是您的错，”爱丽丝向她保证道，“她也不和我们任何一个人说话。一个字也不说。”

卢佩太太看了一眼那张躺在花名册上的纸条，然后若有所思地从那大开着的门口往外看。远处，更多的门一扇接一扇地被摔得砰砰直响。

“我想最好还是找个人跟着她，”她说，“就跟她一起在衣帽间坐一会儿，直到她平静下来为止。”

她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我。

“吉蒂。”她说。

这真的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为什么是我？”

我大声地抱怨道，并用手指着教室另一侧。“您应该让莉兹去。莉兹是她最好的朋友。”

“就是你，”卢佩太太说，“我就选你了。现在就去，趁她还没跑出学校被车撞倒，快去。”

莉兹试图支持我。能看出来，她也认为卢佩太太挑错人了。

“我可不可以也一起去？”

“不。”卢佩太太把两只手的指尖对在了一起，举在眼睛下方。她先看了看我，再看了看莉兹。

“请别见怪，莉兹，”她说，“但我想，这一次，吉蒂可能是最合适的人选。”

（你能明白我们为什么叫她“疯婆子”了吧？）

我站了起来，开始把书往书包里塞。

“别管那些书了，”卢佩太太说，“直接去追她好了。”

“但我这些课怎么办啊？”

卢佩太太从讲桌后面走了出来，扶着敞开的教室门。

“快去！”她说。

真是不可思议。我把书包往课桌下面一扔，连跑带颠地冲到了门口。

我跑过她身边时，她向我敬了个礼。

“我们就指望你了，二十二号。”她说。我觉得她那是跟我开玩笑。

要判断出海伦跑往哪个方向了并不是难事。要一扇接一扇地砰砰砰摔那么多门，她只可能是一路跑去楼下的衣帽间了。我轻轻地推开了最后的一扇门。

“海伦？你是躲在这儿吗？”

没有回答。我也不太确定我是否在等着她回答，但却十分确定她一定躲在这里某个地方。问题是这衣帽间实在太大了——一排又一排的架子，上面挂满了厚重的御寒大衣和羊毛围巾。要想在这儿找人，花上几个钟头都有可能。

我可不傻。每次我家的沙鼠上演精彩的越狱，破笼出逃，妹妹裘德总喜欢用一个方法把它们抓回来。这次我就用了她那个方法。首先，我迈步进了衣帽间，喊道：“海伦？海伦，你在这里吗？”然后稍微有点儿不耐烦地叹口气，站在原地踏步，让鞋子发出踩踏的声音。接着我把身后的门咔嗒一声关上。

然后我就等待着。

过了不多一会儿，我就听见声音了，先是很轻微的摸找面巾纸的声音，就像沙鼠发出的动静一样，然后是长长的吸气声，接着就传来一声响亮而饱满的擤鼻子声。

“找到你了！”

她就像一只被烫着的猫一样惊得跳了起来。

“走开！”

她的样子十分吓人，真的。如果你看到了她那副样子，你一定会以为她家所有的人刚刚都被海啸卷走了。她的脸是浮肿的，鼻涕直流。她向我尖叫道：

“让我一个人待着！”

“我不能，”我对她说，“我是被派来的。我得坐在这儿，等你平静下来为止。我的职责就是保证你不会被车撞倒。”

“撞倒？”此刻她除了心神错乱以外，毫无疑问是一脸茫然之色，“哦，撞倒。”

我带来的这条消息貌似令她的激动情绪稍稍减弱了一点。

她不再那样凶狠地对我怒目而视了。我便趁她的态度有所软化，把我对面长凳上的一双曲棍球靴子用手一扫，扒拉到了地上，然后在两件邋遢而潮湿的大衣中间坐了下来。她似乎不再介意我待在那儿了。她似乎已经接受了我的职责就是坐在那些高高挂着的鞋袋子和零散的袜子中间，看着她，以防她跑出去被车撞倒。我们学校有一个大家普遍接受的事实，就是所有的老师和大部分家长都整天心神不宁，生怕有一天某个孩子会看都不看路上的车辆就奔出大门外，结果被一辆送货车的轮子碾成肉饼。这种恐惧是由于学校的教学楼正好位于镇中心而产生的。我们在数学课上画柱状图表时，把所能想到的每一件事都画进了一个柱状图里，细致到每天早上离开家时每个人的父母说的最后几个字是什么。那图表画出来以后样子真是怪极了。爱丽丝说她的父母总是对她说：“乖乖的，小豆芽。”而其他人可能在措辞上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但大意都是：你过所有马路时一定要小心！

海伦这会儿正在口袋里摸面巾纸呢。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滚落下来。她的嘴张开着，嘴唇看上去又胖又肿。我想她是哭到鼻塞，没法呼吸了。

我看不下去了，一跃而起，开始一件大衣又一件大衣地翻每个人的口袋，直到翻到一个小小的玻璃纸小包装，里面装有五张面巾纸。

“给你。拿着这个。”

海伦也太懂事了，她还没从里面抽出一张来擤鼻子，而是先抬起头看看那挂钩上面的数字，然后用颤抖得很厉害的声音问我：

“这是谁的？”

“看在老天的分上，”我说，“只不过是几张面巾纸而已。”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不耐烦显露了出来，反正海伦很明显是崩溃了，又开始啜泣起来。我觉得自己真是太野蛮粗暴了，不禁抱怨起卢佩太太这么没头脑，不派莉兹来。莉兹一定知道该怎么做，她是海伦最好的朋友。她一定会用双臂搂住她的肩膀，给她一个安慰的拥抱。

我很笨拙地悄悄伸出一只胳膊搭在了她背上，试探性地轻轻抱了她一下。

“把手拿开！”她愤怒地吼道，“别碰我！”

“好！”我连忙几步退回到对面那条长凳，坐在了我的位子上，“没问题！我不会再接近你了。我就安安静静地坐在这儿数大衣好了！”

我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数着有多少件大衣。但是海伦那个方向区域内的大衣我就没法数了，因为此刻她的状态看上去糟透了，朝她那边看的话，我们两个都会很尴尬。于是我最后就只能干瞪眼，瞧瞧这儿，再瞧瞧那儿，后悔得不得了，心想

要是当时明智地把书包带下来那该有多好。那样的话，至少我能有点儿东西可以看。我讨厌在一个地方干坐着没有书看。

我是那种在吃早餐时一旦麦片包装袋被拿走，桌上再没有任何可读的文字时就会变得神经质、浑身不舒服的人。

周围也实在没什么好盯着瞧的。毕竟，我们穿的都是同样的衣服。四百个女孩的大衣——只不过是一片海军蓝的海洋。也许你无法相信，但这是一所女子学校。而妈妈就把我送到这儿来了。她厌烦了每天早上都要为我穿什么衣服以及带什么午餐去学校而跟我争吵一番，晚上还要为我带回家的那些又脏又烂的小纸片再跟我争吵一番。

“这个给过成绩了吗？”不管她找到一张什么样的纸，都会怀疑地端详着它问我，“为什么他没有对你这错误百出的拼写给出任何评语？”而如果我把功课藏起来，听到的就是这个：“你一整天都做了什么呀？我敢说你没做什么正经事。你知道你的问题所在，不是吗？照这样下去你长大了会跟猪一样不学无术、愚昧无知。”

这话可不太好听，是吧？像这样的话我得忍受一大箩筐呢。后来，有一天我从学校回来以后犯了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就是告诉妈妈我需要洗发水来做科学课的作业。

她盯着我。

“你们科学课在学什么？”

“头发护理。”

“头发护理？”

她大发脾气。你这辈子肯定都没见过那样的场面。她暴跳如雷，然后就给住在特维德河上游的贝里克郡的我爸爸打电话。

“洗头发的课！”她冲着电话听筒尖叫道。（我必须把电话分机拿得离我耳朵八丈远才行。）

“别傻了，罗丝，”我爸爸说，“她肯定是在学习关于毛干、毛囊，以及皮脂腺之类的东西。”

妈妈用手挡住话筒，低声对我咆哮道：

“你是在学习关于毛干、毛囊，以及皮脂腺之类的东西吗？”

“不。只是在学油性发质、中性发质、干性发质、烫过或受损的发质。”

这下她又发起疯来。单凭大吼大叫的嗓门，她根本就不需要电话机。我想特维德河上游贝里克郡的每个人都能清清楚楚地听到她的喊声。

“这个孩子长大了会跟猪一样蠢笨无知的！”她对我爸爸说，“全是些小破纸片儿，还有些马虎草率的学习项目，还说什么‘拼写无所谓’。我要找个像样的学校。找个有真正的书本可读、老师们用红墨水笔批改作业以及课堂里安安静静的

学校。”

“但是吉蒂在现在这个学校很开心啊，”我爸爸说，“你可能会搅乱她的情绪的。”

“搅乱情绪总比成个文盲要强！”妈妈厉声喝道，然后接着滔滔不绝地讲好的教育对于生活来讲是如何一笔投资。你要是听她这般唠叨，会以为我是什么与物价指数挂钩的养老金之类的东西呢。

然后爸爸那一边缴械投降了。

“也许你是对的，”他说，“上次她来我这儿住的时候，我提到了潘克赫斯特<sup>①</sup>太太，她还以为我说的是家里的清洁女工呢。”

“是啊，这不就对了！”妈妈得意地说，“你能指望什么呢？她根本不学历史，除非你算上她年复一年做的那个关于黑死病的学习项目。”

话说到这里，他们两个在这个问题上似乎算是谈妥了。妈妈去把她所能找到的学校一家一家地视察了个遍，然后找了这所真正的书本最多、老师们批改作业最多以及课堂最安静的学校。

唯一的问题是，这是一所女子学校。

“我不能去上女子学校啊。”我哀号道。

---

① 埃米琳·潘克赫斯特（1859—1928），妇女选举权的积极倡导者。

“为什么不能？”她说，“你把自己称为女权主义者吗？女孩子们有什么问题？”

于是我就来这儿了。而现在我对这里习惯了，还挺喜欢的。当你被老师们嗡嗡嗡的唠叨声弄得不胜其烦的时候，能捧着真正的书在课桌底下一章一章地翻看总比只有些破烂的小纸片看要强。课堂上的安静还不算太让人难以忍受——你总还是可以轻声低语的。有时你还会发现作业的下方用红墨水写着些特别亲切和鼓舞人心的话。而现在，我每天起床以后都穿同一件单调乏味又难看的海军蓝衣服，和其他同学一样，而午餐盒也不允许自带了，于是妈妈更满意了。而我对于学校里没有男孩子也不再上心了。

“海伦，不是因为某个男孩子吧？”

“不！”

不知怎么的，我也不认为是这样的。对于她的年纪来讲，她还很小，如果你明白我什么意思的话。有时星期六上午我会在西夫韦超市看到她，她妈妈推着购物车走在前面，她在后面跟着。上个星期，我看到她和一个男人一起从摆着洗衣粉的架子旁走过。那男人的灰头发就像我爸爸的头发那样竖起来。他从一个纸袋里拿出了一个东西递给海伦，而她固执地把脸扭了过去。也许他们两个刚刚吵过架。

“是因为你爸爸吗？你和他吵架了？”

“不，我没有！”

她对我怒目而视，仿佛我是她在这个地球上的头号死敌似的。

“哦，原谅我。”

“听着，”她叫道，“我没有要你跟到这儿来。所以请你让我一个人待着！”

就算是个圣人也只能忍到这个份儿上了。我发脾气了。

“你听好了，”我也冲她叫道，“我可没有主动要求错过我最喜爱的双份艺术课而跑到这下面来，坐在味道难闻的潮湿地洞里让你劈头盖脸地冲我吼！所以你放礼貌些。”

我永远也算不上乐于助人的好心人了。此刻她眼泪哗哗直流，流得满脸都是。也许她头上顶了一片大暴雨的云彩吧。

“哦，吉蒂，”她声音颤抖地说，“对不起。”

就在这时，我隔着墙听到外面响起了第二遍铃声。我不能让任何人看到她此时这种状态。

“快，”我说，“趁大伙穿过这儿去上课之前，快躲进柜橱里！”

我伸出手去把她拉了起来。她还没来得及反抗就在两排衣架之间的镜子中瞥见了自己的样子。形象简直糟糕透顶。她的脸上一块儿红一块儿脏。眼睛周围的浮肿使得眼睛看起来细小而通红。干了的眼泪已经把糊在她脸上的头发变得硬硬的了。